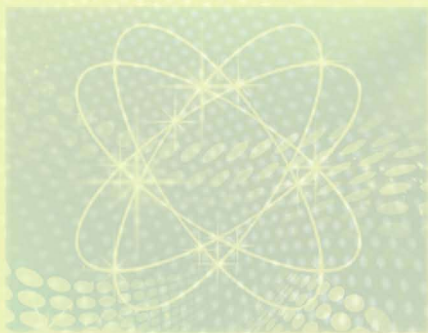


现代变奏

王莫之 著



上海书店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现代变奏 / 王莫之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
2015. 9

ISBN 978-7-5458-1158-2

I. ①现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5)第 223697 号

现代变奏

王莫之 / 著

责任编辑 / 杨英姿

装帧设计 / 郦书径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邮政编码 / 200001

www.ewen.co www.shsd.com.cn

全国各地书店经销

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9.5 字数 120,000

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458-1158-2/I·330

定价: 26.00 元

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目录

引言	I
重访：被技师遗忘的生日	28
你的权杖几克拉（卷一）	83
好牛好狗	130
你的权杖几克拉（卷二）	193
老搭子	245
你的权杖几克拉（卷三）	267

引言

(一)

“讲讲看，你听过的最长的单曲是啥？”

从小到大，我对短的玩意就缺乏兴趣，因为长意味欢愉意味折磨，而短——转瞬即逝，都来不及吮吸痛苦。多么可怕的错过。

“对了，你听过的最长的单曲是哪首？”一有机会，我就拿这个问题刁难朋友。“无论什么音乐，只占一个音轨的都算。”是的，游戏规则是 **one track**。他们的答案基本上是没有答案。水默是这个游戏罕见的赢家，应答时的

他，仿佛一个旋转中的万花筒。我喜欢万花筒，家淳也赞同，他说，没有比万花筒更迷幻的东西了。

我还记得水默最后的答案——半个月后他彻底失踪，阿默林，也就是他主脑的乐队，在一片祥和中正式解散。当时，他给我讲了个故事。作为一个故事，它早在我们第一次结伴去大白鸣钟的路上，就被水默出卖了。所以当那些替画廊写软文的无奈，采访七流艺术家的窘迫，成年陈年后还来骚扰我的耳郭，我深表遗憾。我的心情直到故事尾声才平复，那一回，它有一个滑稽的转折：

“采访好钞票拿好太激动了，录音笔忘记脱关了，结果凌晨两点钟回到屋里，想起拿录音倒出来，一看，已经录了十二个钟头五十七分钟。”

这就是水默听过的最长的单曲。它的前任是 La Monte Young 的 *The Well Tuned Piano*，三百零六分钟。明明是一首不分章节的曲子，容载限制，一九八七年录音出版时被五马分尸——五张黑胶五盘卡带或是五张 CD，三种版本如今都拥有名家版画的身价。音乐家在一次采访中透露，他的鸿篇巨制启发自 Dennis Johnson 的 *November*^①。传说中长达六小时的神兽，超过五十四年的人间真空，直

到二〇一三年三月才见到第一个录音的发表。我得到消息已是十月，英国 Amazon 要价四十六镑。本着对水默的思念，我不假思索，下了订单。这首钢琴独奏曲没有水默说的——他没听过，也没见过乐谱——那么好，但无愧为简约主义中的简约主义。我的直觉是，如果 Eric Satie^② 不幸中风了，大概会这样弹。我听了不到七分钟，就无法自控地逼近客厅的钢琴。我掀开老婆的那件嫁妆，正襟危坐，顺了感觉演奏起来。琴音绵长，我的想象随之延宕，后来，我觉得自己最好还是安分一点，便试着弹一个辉煌的 do 音收场。我找了差不多七秒，昨天新认识的中央 C 藏起来了，就像水默那个赤佬，怎么找都找不到。

(二)

“现代变奏”最初是阿默林为乐队的处女专辑取的名字。专辑已流产，成形的录音只够发单曲，所以今次为纪念乐队解散一周年，冀望这支文艺奇葩为家乡人民留意，我决定发表乐队成员的文学作品全集。在遴选书名的过程中，这个对摇滚乐的中国普及有过贡献的片语最先让我为

难。和乐队的名字(林家淳加入前叫“阿默灵”)一样,它纯粹是水默——乐队创始人、独裁词曲创作——的构思。所以,当我联系潘瑜(鼓手)和许澄明(贝司),道明整个出版计划,我能理解他们为何反对。只有家淳站在我这边。两票对两票,于是,水默又多了一个现身的理由。我们动用一切网路缉捕他。马龙和安顺路说这家伙在下面发达了,可一旦疑点转向他的联系,便无不摇头。

最后,还是得靠稿费。这本书带来的是一笔薄款,按劳分配,潘、许每人所占份额不足七分之一。之所以那么少、之所以还能分到,要怪乐队的创作习惯。名义上,阿默林奉行集体创作,实际上,水默从未放权。家淳有幸共襄盛事,而潘、许的角色,有点照本出演舞台剧的况味。同样,作为派生物的本集文字,凡署名阿默林的,均由水默执笔。当然,两片绿叶贡献了一些素材。让音乐人去抢作家的饭碗,不是心血来潮,是我们的一个推广项目(project),为此,还开过几次会。现场录音我都有传给水默,这次编辑文稿,当我看见这些素材的剪影,依然会沉醉于团队协作的美妙。上述情况,我作为乐队的经纪人,亲身与闻。

水默肯定会理解我：为什么舍弃自己的一份，坚持要把稿费四等均分。我只希望他能看到这本书，尽快回来，至少，向我索讨稿费也是幸事。而我呢，也有很多遗憾想要清算。

这种笑话可能只会在上海发生。远在解放后第一个戊子年的鼠尾组建，阿默林却从未替自己正名。他是独立乐史的缺页，其存在甚至被 www.yaogun.com 忽视。贵为史上最强——原谅我的措辞，它毕竟是日本人的创作——的中国独立音乐数据库，后者以宁滥毋缺的谍战姿态，鼓舞了大批无能的力量。好吧，姑且假定阿默林不是摇滚乐队。但是，身为经纪人，我的罪责无可推卸。基于此，我想到出版这本集子，还辑录了乐队成员的个人创作，按长幼，依次是《老搭子》、《好牛好狗》（《天南》杂志发过删减版）以及《重访：被技师遗忘的生日》。

最早问世的《老搭子》是这本虚构文集里唯一的非小说。这部独幕剧的受孕和“戏聚天地”有关。二〇一一年，他们主办了首届民间话剧大赛，征募原创剧本，为戏剧爱好者搭建舞台。虞容俊是大赛的评委之一，也是水默的客户兼朋友。心知肚明，当时如果没这层关系，水默是决计

没资格参赛的。事实上，他后来也确实没能成行。很多复杂原因，催他选择放弃。许澄明和潘瑜积极替补的态度，让摊子不至于太烂以至连累虞先生。因故，本集收录的是他俩合写的剧本，而水默的《大浴场》，现在和他这个人一样失踪了。所幸，我在脑子里存了几张快照：

A 和 B 都是上海人，八〇后夫妻。C 是 A 的北京客户，官二代，确切地说，C 利用人脉为 A 的生意搭桥，利润四六开，A 四 C 六。D 是来沪攻读戏剧的台北女文青，在大剧院（马友友的独奏会）结识了 A。“演出当时还未开场，”D 后来当着 B 和 C 的面，回忆自己和 A 的邂逅，夸他极虔诚地坐着，在翻荒木经惟^③的影集。A 和 D 的私情，B 对 C 的倾心，A 组局只为把 D 介绍给 C，这些弦外音在剧本里没有写透，但也不难听出。我问过水默，为什么要把整出戏设在大型浴场的雅室（那种可以打牌聊天、玩累了还能睡觉的包房）？他说，全剧四位演员自始至终穿着浴服，这对演员的演技和身材都是考验。

此刻，重回《大浴场》的烟雾缭绕，我还是会被逗乐。它让我忆起当年观看电影《喜宴》的滑稽——台湾哥去美国搞基，结果和大陆妹结婚生子。

(三)

别有用心的读者（有耐心的会在后文挖到更多罪证）想必早已留意，我还是尽早交代。坦白说，我们的虞容俊虽然也在上海从事话剧事业，但是，他和大编剧喻荣军的关联极少。

虞先生的社会角色很多，演员是他的首要头衔。演员虞先生，编剧喻先生，其中的音缘既非造物者缺心眼，也非巧合弄人，某种层面，倒是让人想起上海话剧艺术中心，值得激赏。吕凉和吕梁的例子更有发言权。“中心”的男演员名册中，两位都是极为响亮的存在。因此，耳误的高低就像尿液指标，可以分辨外来人口或内部员工，新人或旧人。“大吕凉”、“小吕梁”，水默说这是暗号。这些“中心”思想都来自他的噜苏，我之前不看话剧，喻荣军的名号却有耳闻。所以，最初听水默用上海话夸虞容俊，我想当然地认为，那是献给喻先生的酬唱。

鄙人有幸，曾见过喻先生一面。那天，水默帮虞先生订的一批外版书到货，虞先生客气，说有两张晚上的戏

票，正好一道面交。我们在近安福路的餐馆吃晚饭。小店与武昌路菜场为邻，从氛围到厨艺，难免沾了一些喧哗与骚动。虞先生随意点了几道菜，夸这是“中心”食堂，为吃腻外卖的开小灶。等我们的菜上到一半，里屋包房的门咿呀响了：

“好了好了，我来买单。”这个干脆的男声，轻易激起一片女性观众的喝彩。有人吹口哨，还有人喊“鱼头真好”。“吃个鱼头就幸福成这样。”我羡慕他们的人生态度。虞先生笑了，离开包房的男士瞧见，过来打招呼。原来他就是喻先生，“中心”三巨头里最年轻的那位。不才于是又精进了。

有关这次观戏的前戏体验如同一筒手电，再次照亮了阿默林的文学幽径，也让我愈加坚信，任何鄙薄与怀疑的目光只会提纯我们的动机。我还记得，散场之后，我们踩着疏影哈着热气沿安福路向东。话题是我起的：

“老卵的话剧是用耳朵听，绝对勿是用眼睛看。”

“老卵的小说一样是用耳朵听的。”然后，水默就小说艺术和我聊了下去。头一次，我们发现彼此都不喜欢讲究戏剧性的小说（冗烦的对话，场景式的叙事，意图不明的

环境描写)，而对说书人的恣肆兴味盎然。我当即提议，既然音乐戏剧小说都可以是听的艺术，阿默林为什么不自由穿行？我们烧不起戏剧，没法学瓦格纳的歌剧，把所有的艺术门类融贯成“总体艺术”（Gesamtkunstwerk）。但是小说不同，它成本低，如果在阿默林之外写点什么，再不济，也能帮乐队打打广告。

没有明摆的反对，也听不到显著的赞同，水默以他一贯的方式让对话变得滞重。虞先生引水默进了剧场，也许，真有那么一天，他能拆解徐訏的若干小说，搬上舞台，还欢迎阿默林的参与。和他的邀约相比，我的计划多少有点小儿科。这些是我当时的猜想，后来读到小说《你的权杖几克拉》（下简“权杖”），发现情况要比这复杂。

水默说：“伟大的脱稿都从拖稿开始。”三卷“权杖”五万字多一点，瘦得仿佛三根，拖稿却超过三年。我是直到蛇年国庆前夕才看见文稿的邮包——“顺丰”的隔夜快递，纸盒套纸盒，拆到尽尽里头，露出一叠A4清稿，只有左上角的一句是手写的：

“我回江西过节，电子版等改好再发你。”

长假期间，我颠来倒去就是看稿。最后两天台风来

袭，整个上海没日没夜地哭，如同“权杖”的第一卷，叙事者（“我们”）领着读者（我们）在缠杂了打口地图、申城游记的随笔里没完没了地闲逛。这种状况让我颇为尴尬。为了打消疑虑，我特地在一位资深女文青身上做了个实验。她看了两节，说：

“掰种淘片子的事体，噜里八苏，卖把赤佬看啊！”

最难堪的还是第三卷。看到自己被现实主义笔法剥得只剩“一根通下水道常用的竹竿”，我的脸色可想而知。怎么说呢，小说离我的诉求，几乎是周浦路（一条和它所在的南市区集体消失了的小路）与周浦的距离。照我的意思，水默本该多花点墨水在上海摇滚圈的生态上。小说按此发展，不仅笔顺，也有话题性。后来，他的定稿电邮找上门来，我把相关意见顺势回复了。气氛比想象的还要尴尬。看来，织染一幅幅地下乐队的文学肖像供大家消费绝非他的目标。他的方向在于窘境背后。他希望，击打键盘的是他，而不是他的乐队生活或者他读过的小说。必须承认，这对我绝对是巨大的打击。

那几天——台风“菲特”已离开上海——我甚至不想出门。闷在家里，收看浙江的灾情，靠方便面和火腿肠

维生，自觉和余姚人民心连心。有几个瞬间，我深陷《重访：被技师遗忘的生日》里的窘境：是继续《红灯记》的计划？还是把那个荒诞之夜誊写成作品？

“如果水默早几年把文稿发我，我有没有勇气替他发表？”我问自己，同时也惊讶于自己思考时用的不是沪语。早几年这还真是个问题。那时，阿默林不光是一支乐队的名字，它还代表了一个厂牌的梦想。

（四）

最早想到建一个音乐厂牌只为发小说的是我。当时——邂逅喻先生的次日——也是一时兴奋。按理说乐队已经两岁了，白相出了名堂（在好几个展览的开幕式上献演），接着就是寻渠道出版作品。在这方面，上海原本就是一张惨白，有眼光有本事的相关机构都在北京在广东，其他地区，最快捷的门路是自力更生，自创一个厂牌。“太粗糙了，而且掰能就变黑户口了。”水默鄙视地下出版物的粗劣，即便“摩登天空”这样的正规发行在印刷和压盘上有时还不如盗版，他还是指望有一天会被招安。他对

MySpace、豆瓣音乐人等等宣传平台也无感。他的挑食厌世只有家淳能够无动于衷。有时候，我真是怀疑，这到底是家淳的宽容，还是他俩串通一气。

所以，我的另辟战场其实出于妥协。好在本人就职于一份颇具影响的风尚杂志，责编艺术版面能给水默搭桥，后来换了条线，制作别册，甲方的形象居然高大起来。一个刺骨的冬夜，某印厂的同志在宴请上含情脉脉地对我吹风，愿意为阿默林（这个厂牌尚处于构思阶段）效劳，前提是我派一些活给他们。得此重磅燃料，我激动地试图亲吻月亮。一片枯叶不解风情，砸在我的前额未及发丝保护的极点。我想起了水默，自信能在回家之前融化他。

“看来昨天晚上的你是认真的。”他听到一半，用冷峻的国语打断。

当然。我计划打造一个只贩文学不卖音乐的唱片公司，就叫阿默林。所谓文学，不限体裁，只有当代性、上海性两条叙事指标；所谓音乐，首先是阿默林的创作，预先做好的高品质 Mp3，免费传给在淘宝上支持我们的朋友。我们敢以唱片公司自居，因为所有文本的印行照抄黑胶唱片的外观与规格。短篇选辑的开本选取单曲的七寸模

式，要价二十元；中篇是十寸的 EP，卖三十。

基本上，有关阿默林的创想都诞生于那次通话。水默简直是一台灵感机器，如果你有点子启动，他就能批量生产。半是鼓励半是得意，我还劝他写一个长篇，分若干节，每节三千字内，保证一节一面，印在若干十二寸的硬纸板上，做成“包子”(Box Set)，限量一百套，手写编号——多么精美的大碟啊！我们用想象抚摸一本本正反面独立阅读的黑胶小说，整个人完全被唱针和转盘所操控，以一个疯狂的转速，螺旋逼近中心的胶洞。那是我们中“黑胶毒”最深的一段辰光，每周在实体店和网络上采购数百张唱片。人生就是一张黑胶，一面放完换一面。黑胶之高，是精神世界的天际线，整个宇宙随时都有风险被我们分成 A 面和 B 面。有的时候，大伙也会自检，感叹玩物丧志，仿佛吸毒，一面惧怕身心上的戕害，一面期待创作上的激发。还是英国乐队 Spacemen 3 看得穿，在专辑的封面上独白：《吸毒是为了做音乐，做音乐是为了吸毒》(*Taking Drugs To Make Music To Take Drugs To*)。这个标题导致了一系列销魂的接龙游戏，结局又是水默获胜。他的挑战是“当官是为了腐败，腐败是为了当官”。而我

说“受贿是为了写作，写作是为了受贿”却得不到民心。“啥逻辑啊？”这是许澄明的反应。潘瑜的纯粹是揶揄：“很像荒诞派戏剧。”他们哪里懂我？我只得眼睁睁地看着亲手捏合的乐队离迷幻的真谛渐行渐远。灯光灭了，声场暗了。一个形象突然变得鲜亮。我想起公司老大的关照。我的这位领导是个虔诚教徒，平时为杂志的生存忙得猪狗不如，但是他侍奉上帝绝不马虎。身为唱诗班的骨干，周四晚上的排练周末下午的赞美，没有人比他更投入。教堂里的时光并不都是金色的，劳苦，看不惯的人事，他也会抱怨，但只要一想到是在为上帝服务，受洗的旋律就会爱如潮水。本文落笔前，虔诚先生还约我吃过一顿火锅。公事私事，等所有烦心事一圈圈浮泛之后，他朝记忆深处的阿默林掷了一枚石子：

“后来怎么就没动静了？”

“胎死腹中。”我的回答解救了他筷子下的草虾尸首，不过，他的食欲很快就复活了，还有他的那部宗教小说。熟悉的配方，一样的味道。几年前的午餐时间，本地教友中的畸人奇事也是这样在他嘴里舞蹈。直觉告诉我，那是一部杰作，老外难以想象的魔幻。时至今日，我仍抱守这